

## 第三回 楚雲娘驚惡夢舍胡珠 岑姑子留男尼念淫佛

詩曰：

參破虛空事事禪，多藏厚利亦徒然。  
慳貪徒積生前債，施濟聊酬此前緣。  
摩什自能成寶刹，如來原不受金磚。  
塵根欲斷先求舍，淨洗泥塗種白蓮。

話說楚雲娘因莊上被劫，不敢久住，又無親戚相投，正自悲哀，忽老馬說：「你老人家還記得觀音院岑姑子麼？他在城裡與地藏庵王姑子告了狀，因出城來，在這村東裡，又起了個准提殿，好不興旺。前日造檀香接引佛像，我還隨喜了一會。離這莊上不上五里路，咱今尋他，且住這一宿。他是女僧家，你是個舊檀越，有不留的？就有些亂信，咱一個女道家，也好藏躲。」雲娘聽說點頭，泰定也說：「那裡去的是。」即時細珠抱著慧哥，老馬、泰定領路。不一時，望見庵門，是一條小橋，枕著流水，在大路傍邊；一帶深林進去，甚是幽僻。但見：

清清佛舍，小小僧房，數株古柏當門，幾樹喬鬆架屋。小橋流水繞柴扉，時聞香氣；野岸疏林飛水鷺，遙見旛揚。掩門月下，須防夜半老僧敲；補衲燈前，時共池邊雙鳥宿。

一行說話，早到庵前，只見一個小狗兒汪汪吠進去了。庵門緊閉，眾人走困，且在簷石坐歇。

卻說岑姑子因那年為他寺裡引奸起釁，犯了人命，當官一撓，失了體面，城裡庵子就不住了，躲了些時。後來眾施主與道奶奶們，因這村裡有個舊准提庵，日久招不住人，來的和尚都不學好，就請岑姑子來住。他安禪講經刻像做道場，引得鄉下一班邪教婦女來聽宣卷，都拜徒弟。不消一年，就蓋了三間方丈、三間韋馱殿。終日送油送米的，好不熱鬧。近因兵亂，躲了幾日回來，因此終日關門，同徒弟幻音、幻像三時功課。那日聽得狗叫，使幻音開門去看，看見雲娘眾人坐在門前，原是認得的，忙道：「快請奶奶進去。」好不慇懃。

雲娘先在正殿上拜了菩薩，幻音敲的磬響。岑姑子忙整衣而出，只說來的官客；一見雲娘，不覺滿面堆下笑來，說道：「我的奶奶，這樣荒亂，你在那裡來」我就各處施主家，一個信也問不出來。」因看著慧哥道：「哥兒長成了。這幾年不到宅裡來，珠姐成家幾時了？」即時燒水，請雲娘沐浴，拿幾件布衫，替雲娘換換底衣。忙的幻音、幻像做飯不迭。此時已近午，先在方丈裡留吃茶，糕餅素果，八盤碟子，喜的慧哥取了棗子在手只是吃，全不眼生。雲娘看了笑道：「你還認的岑師父？改日舍在庵裡罷，也省得帶累我拖來曳去。」不一時又拿上米飯來，又是油餅，莫說素菜齊整，就是四碟小菜，也時新可口。吃完飯，苦茶嗽了口。那泰定、細珠、老馬，都在廚下安排在炕桌上吃餅去了。雲娘見他這等誠敬，也是窮途容易見德，十分感激，心中轉痛切一番。飯罷天晚，岑姑子把自己禪房請雲娘安歇。別有一間淨房，禪牀、經卷、香爐，掛著一幅達摩渡江圖，是他的客座，在此宣卷，因同幻像炕上睡去不題。前人有詩一首，說這患難相逢、人情冷暖光景，道是：

蕪蕪麥飯君臣重，漂母憐饑國土生。  
若使德終無倦色，何人不感道傍情。

卻說岑姑子恭敬雲娘，也只說他舊家豪富，雖南宮吉死了數年，還有家事，那知亂後家破身孤被盜，一貧如洗，來投他庵裡安身，老鸛打牙，倒先扯了仙鶴一條腿，好好一個庵觀，添上了男女四五十口。一住五六日，見雲娘不動身，就尋出法兒來，使幻音探細細珠口氣道：「這庵因新造，沒錢糧。如今才蓋的三間殿，這韋馱還沒貼金；接引佛檀香雕的，才有身子，也還沒貼金；又少安的佛心五臟，須要金子、珍珠、琥珀、王車璫八寶攢成，用五色絲線係在佛的肚內，才完功果。少也得三四百兩銀子，那裡去化？如你奶奶這等大檀越，才完的善事。慧哥長大了，也該舍些，替他老人家念保命壽生經，隨他兵荒馬亂，自有伽藍保護，再不遭劫數的。」細珠聽說，不合把雲娘避亂出城，家中衣服物件被人劫得一空：「有些金銀，前夜遭賊劫個罄淨，險些不把哥兒頭打破了，如今紮著絹子還沒好，連被子也沒一條哩。」那幻音和岑姑子說了，才知道雲娘是富室的貧婆，失家的寡婦，只有一日窮似一日的了，那有重新的日子？新禮貌漸疏，茶飯懶供，每日只著細珠在大家的鍋邊，盛些稀粥薄湯，不過是一碗鹽菜豆腐，後來幾日，連餅也沒了。岑姑子假罵徒弟、罵火頭，又把小鍋揭去，小屋做飯，總不與雲娘交言，把臉揚著，一個笑面也沒有。

雲娘情知沒甚佈施，久住無光。那日隨著念佛跪香，睡到三更時分，合眼闔矔，只見一個穿白衣的老嫗，合掌問雲娘化他那一百單八顆胡珠。雲娘尋思一會，本待要舍，因家業全無，還要與慧哥日後成人長大度日營家，如何捨得？正在遲疑，只見那一百八顆明珠，忽化成一百八顆首級，俱像南宮吉生前面目，鮮血淋漓，滿地亂滾，嚇得雲娘大叫一聲而醒，原來卻是一夢。因叫起細珠來，訴說一扁。天還未明，姑子們早起來敲磬念佛。也是雲娘素有善根，把一串胡珠從衣底拆下，親到佛前，拈香頂禮，就掛在准提菩薩右手指上，以助造佛之費。那岑姑子見雲娘舍了一串胡珠，約值五百餘金，滿臉陪笑，問訊了雲娘，就請去吃齋，又比前加倍豐盛，不消細說。一柱香消，即將那珠子收入櫃裡去了。雲娘以此又得安身。

將及一月，老馬回家去了，泰定又去訪楚大舅家的信息——止有楚大姑子和二舅寄在遠村窮親家住，沒有衣服，出不得門。那時正逢十月，下元之期，先一日掛起幡來，做解厄道場，晚上放施食，請了鄰近幾個尼姑堂上開經打法器。也有村裡送盆頭米的，拖男抱女，忙亂到晚。雲娘藏在屋裡，不好出來。

到了十五日，黃昏時候，有三個女僧——一個胖大黑粗，約有三十餘歲；一個面黃身細，四十多歲；一個不上二十五六歲，紫膛面皮，像新出家的，還是雙小小腳兒，穿著僧鞋——挑著經單、蒲團、禪鉢，也來隨喜投宿。幻音看見認得，歡天喜地報與師父，先接衣鉢進去。兩下相見，問訊了，就在經房安歇。雲娘也不知是那庵裡的女僧，不好問他。是夜道場已畢，眾尼僧散去，止留下後來的三個尼僧，與岑姑子經堂裡宿。一住三日，只見那小姑姑和那四十多歲的出來走動；那個黑胖粗大姑子不見出頭，只在法炕上蒙著被，面壁朝裡而臥，說是有病，也不見他要湯水吃。

一日，也是合當有事，細珠日常只在後院毛廁上小便，那一日五更，起來的早了些，見開了菜園門——

屋，緊閉著門，一個小窗戶，土坯堆了半截，露出一個眼來。細珠正待在窗下撒尿，還沒解下中衣，忽聽得屋裡搖得乒乒乓乓的聲響，不住的亂動，嚇了一跳。又聽得一片淫聲浪語，一似人交媾一般。忙起來悄悄向窗眼裡一瞧，原來是岑姑子與那個黑胖尼姑，幹那男女交媾之事。恐怕裡邊看見，忙閃開竊聽。只聽見一個道：「負心的賊禿驢，你因何事這半年不來看看老娘？我知道你有心上人，忘了我也。你且說，那小姑子是你那裡弄來的？」那一個道：「我的娘，我那一時不想著你？好容易上的你這門？不知有多少睜眼的看哩！今聽得你做道場，才尋出這個法來。這小姑子，也是我的俗徒弟，相處的久了，他丈夫遭亂，被兵殺了，才跟了我出家。那黃臉的是他師父，是個知趣的。」說著又聲響起來。細珠恐怕開門看見，兩步做一步，氣呼呼奔到角門首，正見幻音念完了功課，也到後園裡來，撞個滿懷。問細珠道：「這早早的你起來做甚麼？」細珠道：「我小解去來。」就不言語，一直往後園裡去了。細珠明知是去尋那假尼姑，就躲在廚下看他。又住一會，岑姑子方走來，只見氣喘汗流，唇紅唾潤，腮邊添些春色，如酒醉相似。曾有禪房淫詩一首道：

莫道禪房非洞房，空空色色不相妨。

散花正借摩登女，行雨來尋極樂方。

脂粉旃檀同氣味，袈裟舞袖共郎當。

傳經生個鳩摩什，同上西天拜法王。

細珠坐在廚房門首，足有兩個時辰，幻音才出園來；把園門鎖上，盪到廚邊取水淨了手，眉黃頰赤，十分爽快。各自去上灶不題。

到了夜間，細珠悄悄和雲娘細說一遍，雲娘才知這尼僧是佛門中的色鬼，女流中的強盜，因思：「這和尚住久了，知我是個寡婦，和姑子們來算計我，我又不肯聲揚，弄出事來可不丟丑？」想了一夜。「久住在此也不是常法，不如再尋別路。」次日早起來，因辭岑姑子道：「我要同泰定上城裡去看看。」那岑姑子不知其意，忙說道：「我的奶奶，這天漸漸冷了，你到那裡去？這幾日佛事忙，想是我待你不週，你老人家計較起來？常言『熟不講禮』，咱與你是一家，突然的這樣去了，也使人笑話。」雲娘道：「那有這話。打攪的岑爺還少哩？因他大娘子有信來，替他大舅出殯，我城裡去問問老馬；宅子裡破被破甕的，胡亂換幾個錢來，好做冬衣穿，你這些人有一尺布哩？」說畢，叫細珠抱著慧哥，帶了泰定，往外就走。岑姑子見留不住，也愛沒人，好放心與和尚行事，便說道：「既有事要去，過幾日，我再使幻音來接奶奶罷。」遂一面送出庵來，千恩萬謝作別，關上庵門去了。雲娘上路，自入城找尋楚大娘子信息。正是：

孤身一似無巢燕，又繞空梁別處飛。

雲娘此去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